

# 少年血

## 灰呢绒鸭舌帽

作者：苏童

老柯的那顶鸭舌帽是灰呢绒的，看上去似乎有一段历史了。事实确实如此，购置那顶帽子的人是老柯的父亲。老柯的父亲年轻时风流倜傥，喜欢收集各式各样时髦的帽子，灰呢绒的鸭舌帽是他在旧上海的一家洋货行偶然购得的，帽子制作精良考究，尤其是内衬用柔软的海绵和苏格兰绒布缝制，这使他光秃的头顶感到异常舒适。

老柯的父亲生前最喜欢那顶灰呢绒鸭舌帽，当他濒临弥留之际把帽子传给了唯一的儿子，老柯记得父亲让他弯下腰，他弯下了腰，父亲冰凉的颤索的手在他头发的空隙中慢慢地划动，你也开始谢顶了。父亲突然说。老柯看见父亲枯槁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然后他从枕边拿起那顶灰呢绒鸭舌帽，艰难而又很坚决地把它戴在了老柯头上。

这顶帽子很好，留给你戴吧。老柯的父亲最后对老柯悄悄耳语说。

老柯记得父亲让他靠近他的嘴唇，他就把右耳一点点地贴近父亲失血的干瘪的嘴唇，结果他听见的就是这句话，这顶帽子很好，留给你戴吧。老柯想也许是父亲在帽子内衬里藏了什么东西，所以在为父亲守灵的时候，老柯曾经偷偷地拆开了帽子的内层，但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帽子里面竟然什么也没有，这种结果同样出乎他的意料。老柯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独独要给他留下一顶帽子，他对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从来都采取藐视的态度，老柯觉得十顶帽子加起来也不及一双袜子重要。

那顶灰呢绒帽子在箱子里存放了大约两年时间。两年以后一个秋天的早晨，老柯早早地起床为妻子和儿子准备早饭，他隐隐察觉出妻子在背后注视着自己，妻子正对着镜子梳理她的一头秀发，但她不时地侧过脸看他的后脑勺，而且她的表情显得有些古怪和神秘。

你在看什么？老柯问。

看你的头发，妻子脸上突然出现一种暧昧的笑容，她用木梳随意指了指老柯，你的头发越来越少了，好像每天都在掉，看上去很滑稽，就像——就像什么？

就像儿子图画本上的太阳，四周涂了些光芒，中心是空的，光秃秃的，妻子噗哧笑了一声，她观察着老柯的反应，发现他的茫然多于温怒，你过来，我再拿面小镜子，让你看看自己的头发。

老柯顺从地站在两面镜子之间。这样他第一次看见了自己头发的形状，夸张地说很像儿子随意画的太阳和光的形状。一切都酷似已故的父亲，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早晨，老柯不无酸楚地想到了人类遗传方面的一些危害，仅仅几年光阴，他的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就消失不见了，就像一些干草被风卷走了。即使是一个不修边幅的男人，也是一种残酷的打击了。我有一顶帽子，我要戴那顶帽子去上班，老柯后来用一种严肃的语气对妻子说。老柯所说的就是那顶灰呢绒的鸭舌帽。

就这样箱子里存放了两年之久的灰呢绒鸭舌帽被翻了出来，老柯的妻子把它挂在窗外晒了一天的太阳，等到太阳落山，帽子上的霉味也消失殆尽了。老柯的妻子后来又细针密线地缝好帽子脱落的内衬。

香椿树街的男人们衣着简朴，不事修饰，不管什么季节很少有人戴帽

子，戴灰呢绒鸭舌帽的老柯因此显得与众不同，帽子成了老柯的标志，人们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发现那顶帽子，常常就在很远的地方招呼老柯，老柯，剃头去呀？

这当然是男人之间常开的玩笑，老柯对于他们无礼的调侃挖苦并不计较。他想你们头发茂密也不是什么骄傲，谢顶的人即使变成秃顶也没什么可耻的，不过是每人的生理状况有所不同罢了。但是老柯意识到自己内心多少有点问题，每次经过街口的理发店他都会偏过脸去，为什么要偏过脸去？是不是有点心虚和羞怯？老柯在心里拷问自己，这时候他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孤独，夹杂着无可奈何的怨恨，老柯发现自己有点怨恨已故的父亲，假如不是父亲的遗传因子，他也会像所有的香椿树街男人一样经常光顾理发店了。

秋去冬来，老柯在天寒地冻之季常常留心那些街头偶遇的戴帽子的男人，他注意到他们露出帽圈外的浓密的头发，看来他们只是把帽子作为御寒之用，老柯仍然觉得自己与人群格格不入，唯一聊以自慰的是那顶家传的灰呢绒鸭舌帽，它在所有的帽子中显得独树一帜的高雅风格，从众多的粗糙俗气的工作帽、军帽和老式毡帽中脱颖而出。

不知是从哪天开始的，老柯开始欣赏起父亲留下的这顶帽子，他发现自己似乎离不开它了，即使在家里他也时刻戴着。夜里，睡觉前他把帽子挂在床栏杆上，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摘那顶帽子。这个古怪的习惯渐渐引起了妻子的厌恶，有一次她拉住了老柯伸向帽子的那只手，烦死了，从早到晚戴着那顶帽子，老柯的妻子掩饰不住她的恶劣的情绪，她说，我从来没有嫌弃你秃顶，你何苦一睁眼就去摸那顶该死的帽子？

不，不是这么回事。老柯说，你不懂，我现在戴惯了它，没戴帽子反而不舒服，好像缺了点什么。

那么到了夏天你怎么办？到了三伏大热天你也戴着它吗？老柯的妻子诘问道。

我不知道，到了夏天再说吧。老柯沉思了一会儿，含含糊糊地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

但是妻子无疑提醒了老柯，到了夏天怎么办呢？老柯确实拿不定注意，他想以后的事就以后再说吧，冬天过去了还有春天，夏天是否戴帽子就到夏天再决定吧。

日子一天天穿梭而过，时光就在窗外的香椿树街上一一点一滴地流淌，老柯这一年三十五岁。老柯三十二岁时头发所剩无几，他依稀记得父亲在世时曾经预言，柯家的男人到了三十五岁就成了秃头了，你到了三十五岁也过不了这一关的。

老柯偶尔站到镜子前，摘下帽子，脑袋转来转去，从各个角度端详分析自己残存的那些发茎，他发现这半年来他的脱发现象似乎越来越严重，他不知道是手里这顶灰呢绒鸭舌帽坏了事，或者是命运注定他的头发将继续不停地脱落下去？老柯低头凝视着父亲留下的灰呢绒鸭舌帽，突然觉得自己的头发乃至整个生活都被父亲和父亲留下的帽子控制住了，细细想来这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老柯用双手轮流揉摸着他的灰呢绒鸭舌帽，手指动作温柔而娴熟，这顶帽子有时令他惶惑，但他深知自己是爱惜这顶帽子的。不管怎么说，老柯已经离不开他的帽子了。

事情发生在清明节的前一天，老柯一家搭了一辆大卡车前往郊外的公

墓，车上的人大多是香椿树街的，他们结伴去公墓给自己家族的亡灵祭扫焚香，其间夹杂着一些快乐的吵吵嚷嚷的孩子。老柯一家在卡车上并不引人注目。只是在卡车启动驶离化工厂前的空地时，人们听见老柯的妻子说了老柯一句，去扫墓你还带着帽子？而老柯对妻子的当众抢白似乎有点愠怒，他不耐烦地避开妻子的视线说，你什么都管，到公墓再摘掉不就完了吗？

去公墓要驶过一条长长的乡村公路，碎石路面铺得很粗糙，卡车因此不时地颠晃着，孩子们都被他们的母亲搂住坐在车厢里，男人们则都站着，一边观望着春天的乡野景色一边随意地交谈。那天的风很大，站立的男人们都被大风吹得眯起了眼睛，他们的头发和衣领也被吹得飘飘扬扬的。事情也许就缘于那天的风，人们看见老柯的帽子突然被卷到了空中，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突然把老柯的帽子摘到了空中，老柯惊叫了一声，他下意识地举起手去抓他的帽子，但只触到了帽子的边缘，卡车上的人都仰头看那顶帽子，它只在空中滞留了短短的一瞬间就开始向下滑翔了。令人吃惊的是老柯对这次意外作出的反应，卡车上的人都看见老柯飞身跨出卡车挡板去抓那顶帽子，老柯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跌到了乡间公路上。

事情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老柯的妻子因惊吓过度昏厥在卡车上。后来卡车调转方向折回城里，那些遇险不惊的男人把受伤的老柯抬进了一家医院。那时候老柯已经无力说话，他的一只手艰难地抬起来向旁边的人索取着什么，帽子，他要帽子。有人说。于是老柯的那顶灰呢绒鸭舌帽最终又回到他的手中。

老柯在医院里挣扎了一天，但死亡之光仍然一点点地爬上他苍白失血的面颊。老柯的妻子带着儿子守候在床边，她看见老柯的手里还紧紧握住他的帽子。女人突然迁怒于那顶帽子，她啜泣着去抽老柯手里的帽子，老柯却抓得很紧。该死的帽子，都是帽子害了你。女人啜泣着说。她看见老柯的唇边浮出一丝令人费解的微笑，老柯轻轻摇了摇头，但他的手终于松开了那顶帽子。老柯的眼睛充满柔情地注视着儿子，嘴巴张大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于是老柯的妻子只能一遍遍地征询他的意思。

你想把帽子留给儿子戴？

老柯点了点头，但他仍然张着嘴想说话。

现在就给儿子戴？现在给他戴太大了。不合适吧？

老柯摇了摇头，他的手抬起来想去触摸儿子的头顶，但是这次最后的触摸没有成功，不仅因为老柯的手已经无法抬高，更因为老柯的儿子年幼无知，儿子尖叫一声逃离了父亲沾满污血的那只手，躲在了他母亲的身后。

灰呢绒鸭舌帽从病床无声地滑落到水泥地上。老柯的妻子俯身拾起帽子，随手掸了掉上面的灰尘。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日后儿子的头发假如像你一样，让他也戴上这顶帽子。老柯的妻子一声声地啜泣着说，不管这顶帽子是不是吉利，我会按你的意思做的。

老柯的妻子以为自己了解老柯遗愿，但她后来发现老柯一直在微微地摇头，直到最后老柯的呼吸猝然中止。老柯的妻子对死者遗愿仍然一知半解，这是她在后来的孀居生活中无法解脱的一个疙瘩。

多年以来香椿树街人对老柯之死记忆犹新，人们因此对老柯的儿子的成长倍加关注。那个调皮的被母亲宠惯的男孩已经长大，人们都叫他小柯。

小柯经常骑着一辆蓝色的自行车在街上来去匆匆，聚集在杂货店门口聊天的妇女也经常讨论小柯的容貌长相像他父亲还是母亲，尤其是小柯的头

发到底像他父亲还是母亲，这些讨论貌似琐碎，其实却是对一个街坊邻居善良的关怀了。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老柯的头发和帽子的故事，而且那确实是一个不幸而古怪的故事。

杂货店门口的妇女们无法确定小柯到底像谁，后来她们一致认为小柯既像他母亲又像他父亲，说起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结论，作为一个英俊的追求时尚的青年，小柯喜欢在短茄克里随意系上一条格子围巾，但他从来不戴帽子。这种服饰打扮与他亡父当然是格格不入的，而小柯生活的时代与灰暗单调的六七十年代更加是两个世界了。

小柯的母亲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她经常趁儿子熟睡之际偷偷捋顺他凌乱的头发，小柯有时被母亲所惊醒，他对母亲的这个习惯很反感。小柯不知道母亲心里的事情。小柯的母亲不知道儿子的头发以后会像她还是像他已故的父亲，不知道以后该不该把柯家留传的灰呢绒鸭舌帽传下去。小柯现在正是二十岁的青春年华，小柯到了三十五岁会不会谢顶落发？即使是他的母亲也无法判断。

## 狐狸

作者：苏童

从前香椿树街没有一所学校，人们后来常常提起的红旗小学是由废弃的教堂改建的，那时候来自异域的传教士早已远离这条世俗的没有信仰的街区，教堂附近杂草丛生，酿酒厂的残渣垃圾被随意地堆放在礼拜堂里，而传教士曾居住过的青砖小楼里住着酒厂的一群粗蛮的外地民工，他们把楼梯和凉台弄得尿迹斑斑污秽不堪，红旗小学来之不易，那些创业时期的老教师后来习惯于对新来的教师回忆当初艰苦办学的情景，关于狐狸的故事也是那些白发教师在课间休息时最喜欢的话题。

倪老师初到学校就很引人注目，她是被红旗小学的第一任校长郑老师领进简陋的办公室的。人们记得她梳两条长辫，辫梢上扎一对豆绿色的蝴蝶结，她的裙子和随身带来的皮箱也同样是雅致耐看的豆绿色的。办公室里的教师们都立刻注意到了倪老师的美丽，不仅由于她的天生丽质和脉脉含情的微笑，更由于她的谈吐举止处处显示出香椿树街地带所罕见的大家闺秀风范。

学校后面的那座青砖小楼现在作了教师的宿舍。住宿舍的除了新来的倪老师，还有军属袁老师和她的五岁的小女孩。小楼是西洋式的砖木结构，有一个很大的凉台，凉台恰恰被楼前高大的悬铃木树的枝叶所覆盖，透过绿色的枝叶可以看见整个简陋的校园，灰土操场，两排用碎砖残瓦垒砌的教室，还有那座被改称为礼堂的从前教士布道做礼拜的礼拜堂。倪老师似乎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凉台，最初几天袁老师发现她每天早晨都站在凉台上，梳头，洗漱，更多的时候是在读一本封皮磨损了的外国小说。

两位女教师第一次交谈虽然内容普通，属于必要的寒暄，但袁老师仍然对倪老师的一些出乎意料的答案将信将疑。

你今年不到二十岁吧？

哪里，我都快满三十了。

袁老师不相信这个年龄，但对方的微笑看上去是诚实的善意的。

他们说你是浙江人，我也是浙江人，可我听你说话倒像是北方人？

我从小死了父母，寄养在亲戚家里，我在天津长大，后来又去上海念书，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我说话是什么口音了。

你在上海念的什么学校？是女子师范吗？

是的，我念的学校没有名气，只念了两年，后来生了一场病就辍学了。

袁老师察觉到对方脸上渐渐有一种不悦之色，于是谈话就戛然而中止了。两个女教师站在绿叶掩映的凉台上，起先挨得很近，慢慢地就分开了。沉默了一会儿，倪老师突然指着楼下的一丛紫荆说，那丛紫荆挺好看的，我最喜欢紫荆花了，袁老师漫不经心地扫过倪老师手指的方向，目光停留在前面的灰土操场上，袁老师重新朝倪老师身边靠近了一些，然后她用一种紧张不安的语调说，你知道吗？操场上有狐狸出没，前天夜里我看见一只狐狸，一只雪白的狐狸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倪教师教音乐课，也教美术课。她在教室里教孩子们唱歌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人也在侧耳倾听。他们觉得她唱歌的方法很特别，懒洋洋的但却很动听，年纪大一些的则回忆着从前在哪里听到过这样的歌谣，一个白发苍苍的女教师不屑地说，有什么好听的？是旧社会歌舞厅里歌女的那一套。

趁倪教师不在办公室之际，教师们开始谈论她的来历。袁老师不失时机地对这个新同事提出了各种疑惑，包括年龄、学历和籍贯各方面。我觉得她说话躲躲闪闪的，好像心里藏了什么鬼。袁老师说，她每天都在凉台上洗头发，夜里也洗，昨天夜里我听见凉台上有泼水声，跑出去一看，又是她在那里洗头，黑漆漆的披散着长发，穿了件白裙，像个女鬼，倒把我吓了一跳。我问她怎么天天洗头，你们猜她怎么说？她说我不能把头上的粉笔灰留到明天，我喜欢每天都干干净净地上床睡觉。

她这么爱干净？一个教师说。

这么爱干净也是正常的，人家还是个姑娘。另一个教师说。

可是她不像个当教师的人，越看越不像，袁老师的神情显得很迷茫，她注意到同事们都在等着她的下文，但她突然噤口不语了。过了一会儿袁老师噗哧笑了笑，她说，我每次给学生讲问号的使用时，脑子里就浮现出倪老师的脸，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两个女老师的宿舍仅隔着一道薄墙，那些夜晚袁老师时刻倾听着墙壁另一侧的动静，直至沉沉的睡意袭来。除了小楼下杂草丛中夜虫的鸣唱和远处夜行火车的汽笛声，袁老师什么也没听见，学校的秋夜异常宁静，两个单身女教师的夜晚也同样地清淡如水。

袁老师后来终于听见了来自隔壁宿舍的那一声夜半惊叫，倪老师的惊叫声并不尖利，但听来非常恐怖。袁老师记得她奔出去敲倪老师的门时只穿着内衣，倪老师你怎么啦？袁老师等着倪老师来开门，但门仍然紧闭着，房间里无人应答，倪老师你怎么啦？袁老师很疑惑。

她蹲下来寻找门上的一条缝隙，希望透过门缝发现里面的异常情况。但她很快发现那条缝被一张牛皮纸从里面贴住了，纸上映着一点点黯淡的昏黄的灯光，袁老师不知道倪老师是什么时候把门缝封贴住的。

倪老师你到底怎么啦？袁老师的声音已经由焦灼变为沮丧，而且她身上单薄的内衣无法抵御秋夜的凉意。倪老师的宿舍里却依然一片死寂，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袁老师开始怀疑听见的惊叫是否幻觉，也抱着自己的双肩

在倪老师的门前踟躅了一圈，这时候她清晰地听见门后拉动灯绳关灯的声音，然后床板嘎吱响了一下，倪老师大概上床睡觉了。

无论如何这是件怪事，袁老师一夜未眠，猜测着那声惊叫和倪老师拒绝开门的原因，她无法排遣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倪老师是一个谜，这个新来的女教师到底是什么人？

第二天早晨袁老师看见倪老师站在凉台上刷牙，她的气色看上去与往日一样姣好清朗，即使是唇下的牙膏沫也没有掩盖她的美丽。袁老师端着女儿的便盆冷眼观望着倪老师，心里突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倪老师你昨天夜里怎么啦？

怎么啦？倪老师侧首朝袁老师笑了笑，她朝凉台下吐了一口口水说，昨天夜里我怎么啦？

我听见你惊叫，够吓人的。

我吓坏了？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叫了，可我跑过去你却不肯给我开门，昨天夜里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有。昨天夜里我看见了狐狸，就是你所说的那只狐狸，白色的小小的狐狸，它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你真看见了狐狸？袁老师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诧的表情，她心里清楚那天关于狐狸的话题是一种即兴发挥，其实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操场上的白狐狸。

当然是真的，我站在窗边，看见那只狐狸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我不相信，我在这里住了三年了，从来没有见过狐狸。袁老师说到这里意识到露了破绽，于是又补上一句，我只是听别人说夜里操场上有狐狸出没。

倪老师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隐晦的冷冷的笑意，她随手将脸盆和杯子里的水朝楼下泼去，这么说袁老师你在说谎，倪老师说，假如你是骗我的，那我也是骗骗你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狐狸。

可是我听见你叫了，我拼命敲门你却并没有开门。

我喜欢一个人，倪老师最后的回答听来意义含混，但她的敌意似乎是明显的。倪老师手里的脸盆和脸盆里的杯子牙刷乒乒乓乓地碰撞着，她的脸现在是阴沉着，这使她的容颜接近三十岁而不是二十岁这个年龄。袁老师有点窘迫地看着她从身边疾速闪过。我是好意，我是怕你有什么意外。袁老师朝倪老师的背影喊了一句，但倪老师似乎充耳未闻。

是一个薄雾袅袅的早晨，红旗小学简陋的校舍湮没在雾气和乌鸣声中，孩子们还没有上学，这是一天中最宁静而抒情的时刻，但袁老师却无心欣赏小楼周围的秋日晨景，对于倪老师的种种怀疑和猜度像一片乌云在她心里飘来荡去，这个奇怪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位教师的关系已经失去了所有温和或礼貌的色彩，不管是在小楼上还是在办公室里，她们都是侧目而视，最让袁老师耿耿于怀的是倪老师的敌意居然殃及小孩子，袁老师三岁的女孩摔在楼梯上嚎陶大哭时，倪老师从孩子身边绕过去，居然不肯伸手把孩子扶起来。袁老师在办公室里向同事们多次谈及此事，我看她根本不是做教师的人，袁老师难以掩饰她的愤怒和刻毒的情绪，她说，天知道她是干什么的，谁知道她的来历？谁知道她的出身？我看她以前干什么事都像，就是不像学生，不像做教师的人。

办公室里的人对袁老师的话题似乎都很感兴趣，但是没有人附和她，

他们更喜欢听而不喜欢说。唯一作出反应的是红旗小学的校长老郑，老郑皱着眉头批评了袁老师，不要在背后这样议论别人，影响同志间的团结，再说你对倪老师这样妄加猜测没有证据？

证据？袁老师冷笑一声，证据迟早会有的，我相信我的直觉你们等着吧。

袁老师一直等待着的机会有一天似乎突然来临了，下午放学后她在楼上晾衣物，看见楼下有三个中年男子朝上面张望，仅从他们西装革履的服饰打扮来看，袁老师就可以判断客人来路不正。

你们找谁？袁老师一边高声询问一边抓紧了手里的叉杆。

倪香红住这里吗？楼下的男人操着典型的北方口音。

没胡倪香红只有倪红。袁老师话刚出口就意识到一个新的问题，倪老师根本不叫倪红，她是改过名字的。

这时候倪老师已经来到凉台上，袁老师听见她边走边嘀咕着，谁找我？怎么会有人找我？当倪老师扶住凉台的木栏杆朝下张望时，一边的袁老师发现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脸色也变得苍白如纸，这使袁老师感到一份惊喜，她对身边的这个女人机械地重复着，有人找你，有人来找你了。

倪老师没有说什么，倪老师提着她的灰丝绒裙子朝楼下飞跑，她很快和那三个陌生男人站在一起了。他们在说着什么，袁老师很想听但什么也没有听清，她猜这是倪老师在搞鬼，倪老师时刻提防着她的耳朵。

令人失望的是他们没有上楼，倪老师领着那三个陌生男人穿过操场往学校外面走，袁老师随即返回她的房间，打开了面对香椿树街的那扇西窗，西窗多年紧闭，插销已经锈死了，袁老师费了很大劲才把窗子打开，她看见了秋风暮色中的香椿树街，街上的那些正在关门打烊的小店铺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她看见倪老师和那三个陌生男人拐过街角：在织布厂的围墙后面消失不见了。

袁老师在剩下的黄昏时分里心不在焉，她不知道倪老师带着三个男人去了哪里，但可以确定他们之间一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倪老师回来得愈晚问题也就愈严重，袁老师这样想着渐渐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不管怎么说，她对倪老师来历的怀疑已经有了初步的证明，她相信事情已经露出端倪了。

天色已经昏黑一片，倪老师仍然没有回来，袁老师抱着女儿在凉台上朝校门口观望了一阵，看见的只是一片薄薄的幽暗和随风飘落的梧桐树叶，最后一个卖糖人的货郎正摇响泼浪鼓从街上经过。袁老师突然感到隐隐的恐惧，她想倪老师会不会出事了？这种结果是她害怕和不希望见到的。袁老师把女儿放到床上哄她睡觉，一边留心着外面楼梯上的动静。桌上的闹钟指针指向九点的时候，她听见从楼梯上传来一阵迟滞拖沓的脚步声，袁老师冲到门外打开了廊上的电灯，她看见倪老师站在她的宿舍门外，遍身寻找着她的钥匙。

你总算回来了。袁教师舒了口气搭讪道。

倪老师朝袁老师颌首一笑，她的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苍白可怖，笑意是凄凉而柔和的，袁老师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对方的这种微笑了。袁老师忍不住想追问那几个男人的身份，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而且倪老师很快发现她出门前忘了锁门，钥匙正插在挂锁上，于是倪老师像平日一样取下挂锁，侧身进了她的宿舍。

怎么回事？袁老师独自在廊上站了会儿，想像着刚才倪老师离去的遭遇。没出事就好，人回来就好，袁老师咕哝着关了灯回到她的宿舍，她想隔壁这个女人的一切快要水落石出了，对于她的种种疑问也将会被确凿的证据所取代，现在袁老师心中有数，她觉得她应该上床好好睡一觉了。

午夜时分倪老师的宿舍里再次传来一声悠长的惊叫，比上次更其尖厉和凄烈，隔壁的袁老师和她的女孩一齐被惊醒了。袁老师听见板墙那侧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闯入了倪老师的宿舍，袁老师抱起被吓哭了的女孩，睁大眼睛坐在黑暗中，她知道倪老师这次的夜半惊叫是可怕的，而深夜的闯入者无疑是那三个陌生的操北方口音的男人。袁老师记得她听见了倪老师的求援的叫声，袁老师帮帮我，快来帮帮我！但她犹豫再三还是不敢出去，一半出于对那三个闯入者的恐惧，另一半也许出于对倪老师不友好态度的报复心理。袁老师甚至不敢开灯，她用手捂住了女孩的嘴制止她的啼哭，因为她害怕灾祸殃及她和她的孩子。

隔壁的嘈杂声很快平息下来，倪老师的嘴似乎也被堵住了，凭脚步声可以判断他们把倪老师弄下了楼。袁老师不知道倪老师怎么样了，最坏的估计是出了人命。后来袁老师跑到凉台上，出于意料的是倪老师跟着三个男人走过操场，她好像没有受到伤害，在秋夜的月光下袁老师看见倪老师的丝绒裙子随风飘动，而且她的手里提看那口小巧的皮箱。袁老师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是这样，倪老师收拾了东西跟着那三个男人走了。

青砖小楼现在复归往日的寂静，但黑暗的空间里疑云密布，袁老师觉得倪老师如此不告而别，证实了以前对她的种种怀疑都是正确的，她感到一丝欣慰，同时也对女邻居产生了一种怜悯，不管怎么说，倪老师肯定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夜凉如水，已经看不见黑暗中匆匆离开的那四条背影了，袁老师正要返回宿舍，这时候她看见操场上有一团白影急驰而过，消失在礼堂的后面，月光照亮了那只动物的轮廓和皮毛，袁老师看清那是只白狐狸，真的是一只小小的白色的狐狸，真的是传说中的那只狐狸。

郑校长从区上带回消息说，来无踪去无影的倪老师果然是个女骗子，她是从丈夫身边逃出来的，而且她从前是在天津的妓院里被丈夫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能让她做人民教师？郑校长满脸羞惭地说，我们都让她给骗了。

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袁老师打断了郑校长的话茬，她在学生作业本上连续打了几个问号，我第一眼看见她心里就有问号，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她像一只狐狸。

## 游泳池

作者：苏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城北唯一的这个游泳池，它座落在新开的东风路上，与阀门厂的厂房仅有一墙之隔。从香椿树街走过来大约要花十分钟时间，沿途是砂石和沥青堆积在路的两侧，两侧没有一棵树，炎热的八月天气，你朝

游泳池走过去会觉得头顶上悬了七八个太阳，渴望着游泳池的水，因此你的脚步也会愈来愈急。

游泳池从来不对外营业，它是阀门厂的，从七月开始到九月，每逢一、三、五、日对厂里的职工开放。据街上那些泡过正规游泳池的人说，阀门厂的游泳池只有二十五米长，充其量是个儿童游泳池，它的跳台也只是几根铁杆托着一块木板，假如谁表演一个燕式跳说不定脑袋会撞在池底出人命的。尽管这样，从七月开始这个游泳池从早到晚挤满了人，男孩和女孩，他们并不都是阀门厂职工子女，但他们每人都有一张米黄色的贴有照片、盖过公章的游泳卡。在游泳池的进口的墙上，用墨汁写着凭卡入池的字样，在一间简陋的木板搭建的小屋里坐着守门人老朱，老朱大概是阀门厂的退休工人，年纪明显很老了，而且他的脖子因为疾病几乎歪垂到了肩上。

从七月到九月，歪脖老朱像一个门神守护着通向游泳池的那扇铁门。

达生第一次去游泳池是跟着他表哥去的，表哥在阀门厂做翻砂工，自然有一张游泳卡，达生记得表哥把他的卡给了自己，表哥跟歪脖老朱说了些什么，两个人一前一后地通过了铁门，似乎并没有费多少力气。

这年夏天达生迷上了游泳，或者说迷上了在游泳池里游泳。香椿树街的少年们一般部在街边的护城河里游泳，但是夏季的河水很脏很油腻，从河上驶过的驳船常常塞满了狭窄的河道，更主要的一点是达生认为在河里是洗澡而不是游泳。

达生的表哥正在与街上糖果店的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他没有时间经常把达生带到游泳池来，但他很慷慨地把游泳卡让给了达生。达生说，卡上是你的照片，恐怕门口的歪脖老头不让我进去。表哥顺手就把照片从卡上揭了下来，他说，换上你的照片不就行了吗？再说那个老朱老眼昏花的，他不会留心照片的。

达生第一次使用改装过的游泳卡没有遇到问题。达生穿着红色的汗背心和蓝色的田径裤，手里拎着一只尼龙网兜，网兜里有一条新买的彩色条纹游泳裤和那张游泳卡，达生的凉鞋和脚趾上沾着东风路的沥青和灰上。通过游泳池的铁门时他拎起网兜朝歪脖老朱晃了晃，心却跳得厉害，那无恰逢老朱正和一个穿游泳裤的男人下象棋，他朝达生挥了挥手，达生就疾步跑过去了，意外的顺利使达生感到一阵狂喜。

更衣室里挤满了人，每个储衣柜都被塞满了，湿滚滚的地上杂乱地堆放着许多鞋子，空气里混杂着尿臭、伤膏药和消毒粉的气味。达生在一个角落里换游泳裤，从隔壁的女更衣室里传来一群女孩尖声的说话和快活的笑声，他听见一个女孩说，今天我游蝶泳，达生暗暗地笑了，他知道蝶泳是一种漂亮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姿势，没有几个人会游出这种姿势的。

八月午后的阳光直泻在游泳池暗蓝色的水上，许多人坐在池边的水泥地上，许多人泡在水里一动不动，达生鄙夷地想，他们是来泡水而不是来游泳的。达生独自从浅水处绕过人群朝深水区游过去，采用的是他刚刚学会的比较标准的蛙式，（他已经戒除了香椿树街普遍的狗刨姿式。）深水区的一侧人少多了，达生看见一个人正游着他所渴望的蝶泳，一个人真的像蝴蝶扑翅轻盈地掠过水面，游蝶泳的人横越泳池，恰恰经过达生的面前，而且他的手也恰恰在达生的肩上触碰了一下。

达生很快发现那是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孩，戴着一只红色的泳帽，帽子上用白线绣了一个云字，她靠着池壁和几个女伴说着什么，两只手突然

升举到空中做了一个舞蹈动作，看上去她显得非常快乐和满足，达生听见她对女伴说，我等会儿游自由泳给你们看。

达生没有想到游蝶泳的是这个女孩，她也许名字就叫云，不管她叫什么达生都会记得她，达生就这样用惊诧而尊敬的目光注视着女孩，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尴尬，一转身就往浅水区游回去了，达生现在不想和任何游得好的人并肩游泳，尤其是一个女孩。

在游泳池关门的前夕达生回到了更衣室，他发现他的塑料拖鞋只剩下一只，另一只不知被谁穿走了。达生在更衣室四周转了一圈，希望找到别的随便哪只鞋子，但他什么也没找到，达生只好自认倒霉，后来他就穿着一只鞋了走出游泳池的铁门，他记得歪脖老朱朝他的光脚扫了一眼，脸上没有表情，达生也没说什么，他想这次只好自认倒霉，下次来一定要藏好他的鞋子了。对于丢了一只鞋子的达生来说，归家的路显得漫长而艰辛，被烈日晒了一天的路面像烙铁一样炙烤着达生的一只光脚，达生只能奔跑着来减轻这桩意外的折磨。达生的嘴里不停地冒出粗俗的骂街声，但他的心里无怨无悔，与游泳相比，这一切不算什么。达生当时还无法悟出丢鞋是他短促的游泳生涯的一个不幸的信号。

达生家的后门就对着护城河，沿石阶走下去就可以触摸到夏季微热的油腻的河水。不管河水变得多么污秽，沿河居住的少年们仍然习惯于下河游泳。达生记得初学游泳就是在后门口的河里，是表哥托着他下额教會的，当然教的是狗刨式，而且那时候河水似乎是清澈而淡绿色的。达生认为那是学洗澡而不是学游泳，护城河与游泳池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在短暂的午睡的梦境里达生回到了阀门厂的游泳池，他看见那个游蝶泳的女孩就在前面游，他的双臂模仿女孩向前扑击，撞在竹榻的把手上，于是达生惊醒了。达生迷迷糊糊走到后门去撒尿，看见水泥厂的驳岸下已经浮满了少年们的脑袋。有人朝达生高声喊着，达生下河一起游泳。达生没有理睬他们，他嘀咕了一句，谁跟你们一起游泳？你们哪里是在游泳？你们不过是在洗澡和玩水。

事实上达生第三次去游泳池就遭到了歪脖老朱的阻拦。达生像上次一样把网兜里的游泳卡拎高了给歪脖老朱看，但老朱不在下棋，老朱的反应使达生的脸顿时发白了。

把游泳卡拿出来给我。歪脖老朱说。

达生的手机械地拎着网兜，仍然拎得很高，脑子里紧张地思考着对策。

把游泳卡拿出来，你听见了吗？歪脖老朱说。

你看好了，达生嘟囔着把游泳卡拿出来，在歪脖老朱的面前晃了一下，但他的手被老朱一把抓住了，老朱以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敏捷抢过了那张游泳卡。

果然是张假卡，歪脖老朱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得意与愤怒混杂的表情，他冷笑了一声说，跟我来玩鬼，换张照片就能逃过我的眼睛？

达生的头脑里一片空白，目光下意识地朝游泳池里扫去，他看见那个游蝶泳的女孩也来了，在午后的阳光下她真的像一只蝴蝶从水面上飞掠而过。

把游泳卡还给我。达生对歪脖老朱说。

还给你？假卡一律都要没收。歪脖老朱从桌上抓起一叠黄色的硬纸片，朝达生挥动着说，你看看我没收了多少假卡？换照片？钢印在哪里？换照片

就能逃过我的眼睛吗？

你要是不肯还卡就让我进去找鞋，我上次来丢了一只凉鞋，你应该让我进去把鞋找回来。

别跟我玩鬼，什么找鞋子？你进去就往池里一跳，你们都知道我不会游泳。歪脖老朱突然嘻地一笑，我不会上你们当的，他说，你说什么都没有用，没看见墙上的字吗？无卡不得入池，这是制度。

达生仍然不死心，他的脚试探地往铁门里跨了一步，但歪脖老朱立刻冲出来把铁门关上了。老朱的脸上有一种愤怒的不可缓释的火气，达生觉得这个歪脖老头可恶而令人生厌，既然他自己不会游泳，为什么偏偏要把爱游泳的人关在门外呢？

达生手里的网兜无力地垂到了地上，他觉得万分沮丧，嘴里习惯性地掉出一串骂人的脏话，操，操，操你妈。他听见木屋里的老朱立刻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好，你骂人，你个小东西要操我妈？老朱拿着一根竹竿伸出窗子，朝达生身上戳击着，达生躲闪开了，他还听见老朱边戳边说，本来看你可怜想放你进去了，可你张嘴就骂人，现在你滚吧，我记得你的脸，永远别想再来游泳了。

达生离开之前朝游泳池里最后扫了一眼，那个游蝶泳的女孩正在向她的伙伴示范蝶泳的手部动作，她的两只手一遍遍地划过空气落入水中，姿态优美真的酷似蝴蝶扑翅，达生想游蝶泳其实不见得有那么难，只要花力气学总是能学会的，达生想不管那个女孩游得多么好，他决不会向一个女孩讨教技巧，他情愿一个人慢慢地琢磨，慢慢地学习。

来自西南方向的季风把八月的日子一天天地吹散，炎夏将尽，护城河里的水涨高了，水一天天地变凉了，下河游泳的人也一天天地减少，而达生却像一条离群的鱼突然出现在河道中央，达生远离他从前的伙伴独自游来游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游泳而不是在洗澡。

没有人注意达生游泳姿势的变化，只有他自己清楚这样的变化。达生戴了一只香椿树街绝无仅有的蓝色泳帽，在河道中央独来独往。没有人知道达生委曲求全的心情，现在护城河只是达生迫不得已的练习场所。达生的眼前常常出现那个游蝶泳的女孩的幻影，她就在前面游，达生觉得他有能力也应该赶上那个女孩，他的腿与腰腹有点不合拍，腰腹与手臂也有点不合拍，但达生仍然努力地游着蝶泳，他想总有一天他会比那个女孩游得更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达生对游泳池的牵挂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季，但后来他一想起游泳池眼前首先浮现的就是歪脖老朱，那个丑陋而可恶的老头，他有意刁难我，达生常常这样想，心里充满了对歪脖老朱的仇恨，即使在护城河里独自泅游的时候，达生也会突然咒骂几句，我操，我拧断你的歪脖子。达生想假如不是因为歪脖老朱的存心刁难，他现在是在阀门厂的游泳池里，而不是像个傻子似地在又脏又油腻的护城河里游来游去。

炎夏将尽，达生就读的红旗中学也快开学了，照例在开学之前需要去学校交学杂费，所以达生那天出门时骑着父亲的自行车，而且他的衬衣口袋里揣了二十元钱。

是一个晴朗的干爽早晨，达生骑着自行车往学校去，在香椿树街与东风路的岔路口，有人看见达生的脚支撑着自行车停在路口，他好像正犹豫着该往哪里骑，达生的同学猫头追上去说，你在这里犯什么傻？达生问过头

看了看猫头，他说，游泳池明天就要关门了。猫头觉得莫名其妙，然后他听见达生又重复了一句，游泳池明天就要关门了。达生说完就甩下猫头往东风路上骑了。

达生注意到东风路上的沥青随着秋风初起变干硬了，路面不再像半月前那样烤人了。达生骑车骑得很快，而歪脖老朱的脸也在他的眼前闪得很快。距离上次去游泳池已经有半月之久了，达生想也许歪脖老朱认不出他了，不管他是否认得出自己，达生想他一定要在最后一天好好游一次。

早晨游泳池还没开放，隔着铁门可以看见池里刚刚换的水，蓝色偏绿，附近的厂房和树木的倒影清晰地投入其中。游泳池周围没有一个人，隐约可以听见东侧阀门厂厂区内机床运转的声音，阳光照着一池新水，达生感到一种微微的难以言传的眩晕。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达生的脸在刹那间变得苍白。因为意外的狂喜，也因为机会最终的降临，他要跳进游泳池，他要在最后一天好好游一次。

达生轻盈而顺利地翻过了那道上锁的铁门，在跑向游泳池的时候达生后悔没带游泳裤和游泳帽来，但是那也没有关系，穿着田径裤也一样可以游出漂亮的蝶泳，蝶泳，达生想我下池后的第一个姿势就是蝶泳。

达生记得他是从深水区入水开始游的，由于急迫他入水时腹部被拍疼了，而且他闻到新换的池水里冒出一股刺鼻的漂白粉气味。达生游的是他苦苦学习了一个夏天的蝶泳，令他惊喜的是这次的感觉好极了，他的手、他的腹部以及双腿突然变成了一部机器，它们互相配合得天衣无缝，达生在狂喜中吼叫了一声，达生没有听见自己的叫声，所以他始终不知道歪脖老朱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

歪脖老朱站在池边对达生叫喊着什么，达生也没有听见，或者说当时达生顾不上池边的歪脖老朱了，达生的耳朵里灌满了水花溅击的有节奏的清脆的声音，还有另一个声音似乎来自梦境，你会游蝶泳了，你真的会游蝶泳了。达生陶醉在突如其来的狂喜中，及至后来他觉得有什么锐物戳击他的腿和背部，达生如梦乍醒，他看见歪脖老朱正举着一根竹竿沿池追逐着他；老朱的嘴里咕哝着一串骂人的脏话。达生有点慌乱，他扎了个猛子潜到池子的另一侧，歪脖老朱又追过来，愤怒使他的眼睛里射出一种白光，歪垂在肩上的脖子也似乎胀大变粗了，老朱的模样看上去很古怪。

让我再游一会，只游一会儿，哪怕再游五分钟也行，达生说。

半分钟也不行，我要你现在就从池里滚上来，我要把你带到保卫科去，歪脖老朱说。

别用竹竿戳我，让我再游一会儿，再游五分钟就上来。达生说。

滚上来，现在就滚上来，我要把你带到保卫科去。歪脖老朱说。

我的衣服口袋里有二十块钱，只要你让我继续游，那些钱就都给你，行吗？达生说。

你收买我？你竟然敢用钱收买我？

歪脖老朱怒吼起来，紧接着他用急促的山东乡音申明了他的品格，其间夹杂着一串骂人的脏话，达生没有想到他的急中生智的交换条件更加激怒了歪脖老朱，他的脸涨成猪肝色，手里的竹竿就发疯般地朝达生身上戳过来。达生终于一把抓住了那根竹竿，他揩怒而绝望地凝视着池边的歪脖老朱，心里泛起一阵奇怪的寒意，我操，达生突然冷笑了一声，猛地用力拉了一下，他听见歪脖老朱的一声惊叫，他看见歪脖老朱瘦小的身体像一块石头砰地落

在游泳池里。

达生后来回忆起来，他其实是知道歪脖老朱不习水性的，他从眼睛的余光里看见歪脖老朱在深水区挣扎，坠落或上浮，但他顾不上那个可恶的老头了，趁着短暂的无人阻拦的早晨时光，达生在阀门厂的游泳池里尽情地游着，歪脖老朱距离他大概有五六米的样子，达生可以从眼睛的余光里发现死者在水下浮落的状态，但达生顾不上这些了，再过一天游泳池就要关门，而达生恰恰在最后这天学会了蝶泳。

爱好游泳的人都知道，蝶泳是最迷人最具技巧的姿式。

## 西窗

作者：苏童

西窗里映现的最城市边缘特有的风景，浑浊而宽阔的护城河水，对岸的绵延数里的土壤其实是古代城墙的遗址，一些柳树，一座红砖水塔，还有烟囱和某种庞大的工业建筑从水泥厂的工地上耸入天空。河大概有二十米宽，这样的护城河在南方也是罕见的，河岸两侧因此停泊了许多木排和竹排，沿河的居民不知道它们从什么地方运来，也不清楚它们的具体用途，只是看见那些木排和竹排一年四季泊在岸边，天长日久，被水浸透的圆木上长满了青苔，而竹排的缝隙里漂浮着水葫芦、死鱼和莫名其妙的垃圾。

河这边就是香椿树街，我们从小生长的地方。

红朵的祖母在她家门口晾晒腌菜，那天天气很好，久雨初晴的日子使妇女们格外忙碌，不仅是红朵的祖母，许多香椿树街的妇女都在晾晒腌菜，我母亲也在家门口搭木杖准备晾晒腌菜。从外面清晰地传来盐卤从腌菜上滴落在地的声音，以及沿街盘旋的苍蝇的嘤嘤嗡嗡的低鸣，在午后的寂静中我突然听见红朵的祖母与我母亲的谈话。

你看见我家红朵了吗？红朵的祖母说。

没看见，大概在竹排上洗纱吧？我母亲说。

哪儿有她的人影，她把洗纱盆放在门口，不知跑哪里疯去了，红朵的祖母说。

其实红朵当时就坐在我家的西窗前，她无疑也听见了外面的谈话，奇怪的是她的表情显得很漠然。别理她，别让她知道我在你家，红朵对我说。她在藤椅上欠了欠身子，侧首望着窗外。午后的阳光经河水折射投到女孩的前额和脸部，制造了一种美丽的肤色，金黄色的，晶莹剔透的，可以发现女孩的脸部轮廓上还残存着儿童的细小的茸毛。唯有这些茸毛提醒我这只是个十四岁的女孩。

我猜不出红朵瞒着她祖母呆坐我家的理由，也许她想告诉我什么事情，只是不知道怎么启齿，她这样呆坐在我对面看我朝一杆汽枪上涂凡士林油，已经好久了。我不知道她想说什么，她这样呆坐在西窗前的藤椅上，除了藤椅残朽的部位偶尔发出几声难听的吱嘎之声，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妨碍，但我还是想知道她到底要说什么。

你替我出去看一下，我祖母还在不在门口呢？红朵用一种急迫的声音

请求我，使我感到唐突而可笑。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放下手里的枪，走到门口看了看对面的红朵家。红朵的祖母现在正坐在门口拆手套，像往常一样，她把拆下来的纱线塞在一只木盆里，一边腾出手去驱赶那些叮吸腌菜的苍蝇。我返身回来对红朵说，她又在拆手套了，盆里的纱堆满了，你该去洗纱啦。

不，不去，我再也不替她洗纱了，红朵坚决地摇着头，左手手指拨弄着右手的指甲，然后她仰起脸说，你再替我到对面家里看看好吗？看看老邱在不在家。

怎么啦？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终于被女孩莫名其妙的遣差惹恼了，我拾起那杆擦了一半的汽枪，拍了拍泡桐木的枪柄说，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我没工夫给你跑腿。

红朵站了起来，我的恶劣的语气大概出乎她的意料，女孩的脸立刻涨红了，她拎着裙角闪到后门边，惶惑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滑落，最后停留在我那杆香椿树街独一无二的汽枪上，我看见女孩的黑眸突然亮了一下，她说，我要是有一杆汽枪就好了。

对面的门洞里住了两户人家，红朵和她的祖母住在前厢，后面就是泥瓦匠老邱一家。据说那从前是一座尼庵的院落，有一只青铜香炉至今还存留在天井的墙边，还有两棵菩提树在天井里半死不活地遥遥相对。很少有人去那里串门，在香椿树街的妇女堆里红朵的祖母属于令人嫌厌的一类，自私、饶舌、搬弄是非，而且她的身上永远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也许是长年清洗那些肮脏油污的工业手套留下的气味，也许是别的什么。反正妇女们从来不去红朵家串门。至于老邱家的冷清，明显是老邱的患有肺病的妻子造成的，那个女人面黄肌瘦，眉宇间凝结着深深的愁云，白天她坐在竹榻上，往一只破碗里不停地吐痰，夜里她的干咳声很响也很刺耳，即使隔了半条街也能听见。

老邱却是个好人，他的热心肠和乐善好旋的品德在香椿树街有口皆碑。不管谁家的房顶漏雨或者有线广播坏了，主妇们都会说，去找老邱来修吧。老邱是个什么活都会干什么忙都肯帮的好人。我们家临河的小屋就是老邱带着几个工友来帮忙修筑的。我的父母偶尔为家事争执的时候也会提及老邱的名字，我母亲说，看看人家老邱，也是男人，你要是及上他的小拇指也就行了。

所以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老邱的坏话很不适应，我不知道红朵说的话是真是假。

红朵坐在我家小屋的西窗下，用左手手指拨弄着右手的指甲，过了好半天她从指甲缝里抠出一块黑垢，把它弹到窗外。红朵回过头偷偷地瞥了我一眼，终于说出了那句耸人听闻的话。

老邱不是好人，他偷看我洗澡。红朵说。

红朵说完就走了，她拎着裙角走到后门：端起装满圈状纱线的水盆往河边走。我看见她蹲在木排上，用一根棒褪努力捶打盆里的纱线，远远望去她的背影和姿态就像一个成熟了的香椿树街妇女。

我后来忍不住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母亲。我母亲很诧异，她对红朵的话采取了一种鄙夷的态度。这个该死的红朵，我母亲说，她怎么可以往老邱身上泼污水呢？她家的日子全靠老邱帮衬，老邱待她就像亲生父亲一样。什么偷看她洗澡？骗人的鬼活，她跟她祖母一样，嘴里吐出来的全是骗人的鬼话。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的，红朵总是在黄昏前推开我家的后门，她似乎是

利用了去河边洗纱的这段时间前来与我约会。但我们之间并没有通常的初恋之情，我始终无法揣摸她的意图。

她有点拘谨有点木然地端坐在西窗前，手臂上还沾着洗纱留下的水渍和肥皂的酸味。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或者凝视窗外的护城河，但她似乎并不关心我在干什么，也不关心河上驶过的油船和驳轮的动静。我想她或许没有任何意图，她只是想在别人的窗前坐上一会。

离她远一点，我母亲告诉我说，她跟她祖母一样，小小年纪就会说慌，她家的人说慌从来不脸红。

红朵告诉我的一些秘密后来被证实是慌言。譬如她经常说起她的母亲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当医生，说她母亲如何美丽，如何喜欢洁净，如何体恤和呵护她，但我后来亲耳听见红朵的祖母描绘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女人，丑陋、放荡、缺乏人性，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抛在这里不闻不问。事实上红朵的母亲是一个纺织女工，她在丈夫车祸身亡后的第二月嫁给了一个外地的男人。红朵还曾用一种古怪的语调谈起老邱妻子的病情，她说那个病入膏肓的女人很快就要咽气了，即使她不死老邱也会把她弄死。你相信吗？红朵的湿润的手指在窗沿上来回划动，她突然睁大双眼盯着我说，昨天我看见老邱用瓦刀对着他女人，他想趁她睡着的时候砍死她，碰巧我到井边去提水，他就没有下手，不过你等着瞧吧，过不了几天老邱的女人就要咽气。

几天后我就看见老邱推着一辆板车从香椿树街经过。他的面黄肌瘦的妻子靠着棉被坐在板车上，女人虽然满面病色但目光仍然炯炯发亮，并没有丝毫死亡的预兆。路遇者都停下脚步询问病人的病情，病人说，一时半载的好不了，也死不了，就是拖累了老邱。老邱扶着车把站在路上，精瘦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疲惫的微笑。他的五根粗壮的手指在车把上灵巧地弹击着，发出一种沉闷的类似乐器的声音。我听见老邱说，今天是星期一，每个星期一都要去医院检查的。

我不知道红朵为什么对我说慌。

对于一般的香椿树街人来说，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老邱偷看红朵洗澡的谣传。我曾经向红朵问过一些细节，譬如她在两家合用的厨房里洗澡的时候，她的祖母是否替她守着门？红朵说，她是替我守着门的，我每次洗澡都让她替我守着门的。

这就怪了，我审视着红朵的表情追问道，既然你祖母守着门，老邱他怎么能偷看到呢？

他是从窗户里偷看到的。红朵的回答明显是支支吾吾。

还是不对，难道洗澡不拉上窗帘？再说你家厨房的门和窗子是在一起的，老邱如果偷看了你的洗澡，你祖母怎么没发现呢？

红朵受惊似地望着我，她的眼神悲哀、恐慌而显得孤立无援。我看见她的渐趋美丽丰满的身体在藤椅周围坐立不安，她像一只被追逐的兔子蜡缩在西窗下，左手挡住苍白的脸颊，右手顶住她的粉红色的不停颤动着的下唇，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我听见红朵说出那句更为耸人听闻的话。

我告诉你，你千万别告诉别人。红朵说，我祖母从老邱那里收钱，每次收一块钱。

我惊讶地望着西窗下的女孩，仍然无从判断她的秘密是真是假，我记得那是一个初夏的黄昏，临河的小屋里潮湿地热，而红朵的白底蓝花裙子在斜阳余晖中闪烁着一种刺眼的光芒。

现在想想无论如何我要为红朵保密，但我不知是由于幼稚还是别的什么，我把这件事作为一条可笑的新闻告诉了别人，从前的尼庵里的隐私很快就在香椿树街上传得纷纷扬扬。有一天我看见红朵的祖母在沿河的石街上追打红朵，红朵逃了几步就站住了，她端起木盆里洗到一半的纱线朝她祖母泼去，换来的是一串肮脏恶毒的咒骂。红朵木然地站在台阶上看着她祖母和河边洗衣的妇人们，她祖母一边咒骂着一边朝红朵扇了三记耳光，我看得很清楚，红朵的祖母一共朝红朵扇了三记耳光。

红朵后来疯狂地向我家奔来，她的因愤怒和屈辱变得雪白如纸的脸贴在西窗玻璃上，我看见女孩的嘴边有一丝血渍，她在窗外啜泣，她在骂人，但所有的声音听来都是含糊不清的。我知道她现在的愤怒缘于我的背信弃义，但我听不清她在骂些什么，红朵想推开我家的后门，但通往河边的后门已经被我父母钉死了。

进入雨季以来红朵不再到我的小屋来。那些日子城市里雨声不断，护城河水每天都在上涨，河岸上的青草疯长着遮盖了满地的瓦砾和垃圾。我凭窗观雨的时候偶尔看见红朵，她穿着一身不宽大的塑料雨衣蹲在木排上洗纱，端着木盆来去匆匆，我知道那个女孩不再会偷偷地跑到我的小屋来了。

也就是在这个潮湿的雨季里，红朵突然长成了一个成熟妇女的模样。有一天我看见她和几个女孩并肩走出东风中学的铁门，她的丰满的体态和落落寡合的表情使我感到很陌生。当我的自行车从她身边经过时，红朵猛然回头，直视我的目光充满了蔑视和鄙夷，我听见她用一种世故的腔调对同伴说，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好人。

我心里突然很难受，而且感到莫名的失落。如此看来红朵以前是把我当成街上唯一的好人了。我不知道她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说到底红朵毕竟只是个十四岁的女孩子。

我家的房顶又漏雨了，泥瓦匠老邱应邀前来补漏，我作为他的帮手和他一起在房顶上度过了一个中午。当红朵扭着腰从街道上朗朗走过时，老邱用瓦刀敲碎了一块青瓦，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红朵那女孩子老是说谎，她的脑子可能有点毛病。我记得老邱说话的时候脸上呈现着类似青瓦的颜色，眉头紧锁着，看上去悒郁而烦躁，谈到红朵我无言以对，心里有无限的疑惑和猜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老邱对红朵的评价，它有点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老是说谎，老是说谎，她的脑子肯定有毛病。老邱一边干活一边重复着那句话。我体察到老邱的心情悒郁而烦躁，我没有附和老邱的说法，因为我还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另一种谎言。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香椿树街居民是经常生活在谎言和骗局之中的。

站在我家房顶上可以清晰地俯瞰香椿树街周围的街景，红朵的背影已经从街角拐弯消失了，于是我只能看近处，看能干而热心的老邱怎样修筑漏雨的房顶。骤雨初歇的正午阳光灼热而强烈，我的右侧靠近夏日涨水的护城河，左侧就是这条湿漉漉的狭窄肮脏的香椿树街。

红朵从香椿树街突然消失是那年秋天的事，红朵把装满脏纱线的木盆放在木排上，人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红朵的祖母第二天挨门逐户地打听红朵的下落，沿河的人家有人看见红朵一边洗纱一边和船上的船员搭话，还有人看见红朵跳到一只运煤的货船上去了。

那天护城河的航道堵塞，有许多船只滞留在岸边。我从西窗里看见大